

H.R.W.T



《环球人类文明探秘》丛书

华夏文明延伸之谜

周永亮 著



HUANQIU
RENLEI
WENMING
TANMI

华夏文明延伸之谜

周永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华夏文明延伸之谜

周永亮 著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文明延伸之谜/周永亮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3

(环球人类文明探秘)

ISBN 7-5033-0490-1

I. 华… I. 周… III. 中国-文化-普及读物 IV. K20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5年3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01千字 印数:6,001—13,000

定价:11.00元(膜)

引 言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向全世界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2000年前孔子的智慧,必须重新认识东亚文明。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视若全球人类未来希望的西方文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20世纪诸多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后期的两大奇迹:

一是东亚崛起的奇迹。战后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继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之后,“四小龙”又再领风骚。当8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之时,“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7%,其中有的国家还达到了11.5%,香港则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预测,到2000年,东亚经济——从日本到印尼——几乎肯定会和美国持平,相当于欧共体的五分之四。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地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在诸多答案中,对于经济奇迹背后之文化底蕴的挖掘最具挑战性,因为以东亚文化为共同特征的“筷子地区”(美国人对东亚地区的称谓)构成了对以西方文化为特征的“刀叉地区”

的文化威胁，它意味着非西方文化模式同样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创造经济奇迹。

二是海外华人创造的奇迹。自远古始，华人就开始涉足海外、开拓蛮荒，到17世纪末，华人的足迹已遍布全球，远迄欧美非，近至东南亚。这些同属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虽星星点点，却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了一个没有封口的世界华族文化圈和既流动而又有中心的世界上人数最多、最为庞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虽历经艰辛、屈辱，被人视为“劣等民族”，却坚韧自强，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成长为强劲的华夏子系。他们之中有桂冠加顶的科学家，如李远哲、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如王安、李嘉诚、陈嘉庚等。在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富豪大排行中，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名列其中，其经商致富之声名已远超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功？智慧，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得到了举世公认。

这一切都使人体验到了延伸于海外的华夏文明之风采，也使人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之无穷。而这一风采之源在何方？这一生命力之根在哪里？请尊敬的读者与笔者一起到华夏文明延伸的历史中去追根溯源吧！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华夏文明寻根:龙·凤·狮	(1)
1. 龙之精神:华夏文明的内核	(1)
2. 凤之道德:华夏文明的品质	(15)
3. 狮之力量:华夏文明的尊严	(27)
第二章 延伸的缘起:梦幻与现实	(43)
1. 蛮荒与天堂:延伸的双重梦幻	(43)
2. 器物传播:延伸的表层	(66)
3. 精神与知识:延伸的深层	(76)
第三章 延伸:华夏文明的扩散	(85)
1. 东亚:近水楼台	(85)
2. 东南亚:邻里芳草	(93)
3. 欧洲:强劲华风	(101)
4. 美洲:天涯龙迹	(117)
第四章 延伸的顿挫:华夏文明的危机	(136)

1. 顿挫一:内在机制的阻塞	(137)
2. 顿挫二:西方文明的冲击	(148)
3. 顿挫三:国局的纷乱与动荡	(160)
4. 顿挫的终结:华夏文明再现生命力	(165)
第五章 再延伸:华夏文明的复兴	(178)
1. 外缘奇迹:海外华人的创造	(178)
2. 次生文明:东亚经济的腾飞	(196)
3. 大中华圈:华夏文明的联接	(214)
第六章 延伸的动力:华夏文明探秘	(224)
1. 国运强盛:文明延伸的现实底蕴	(224)
2. 人杰性灵:文明延伸的精神源泉	(233)
3. 天势地缘:文明延伸的推动器	(241)
第七章 延伸的未来:华夏文明新时代	(249)
1. 银星·月亮·太阳:华夏文明延伸三时代	(249)
2. 大变迁:华夏文明面临新时代	(255)
3. 延伸的未来:华夏复兴大战略	(271)
主编后记	(295)

第一章 华夏文明寻根：龙·凤·狮

华夏文明之根在哪里？

有人说，华夏文明植根于涵纳宇宙的阴阳五行说；有人说，华夏文明源于缤纷五彩的神话传奇；而我们说，华夏文明是龙的延伸、凤的遗传、狮的聚合。

1. 龙之精神：华夏文明的内核

龙，是华夏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奉的一种神异动物，是神灵和权威的象征。在传说中，龙与我们的始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故神农氏即神龙氏。据载，庖牺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现代中国人仍有以龙为姓者。在一些重大的庆典中，往往有龙的形象出现，如年节舞龙等。龙在中国政治、文学、艺术、习俗及信仰中都有鲜明的印迹，成为华夏民族的标志。1984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油饰最高

规格的“金龙和玺”具有深远意义。封建时代“金龙和玺”彩画只有在皇家宫殿等极为神圣的地方，即代表皇权和真龙天子之处才可以使用。其法式为：(1)箍头(梁枋的两边)画有坐龙；(2)藻头(箍头和枋心中间的部分)画有升龙和降龙；(3)枋心画有走龙，多为二龙戏珠。依次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和“金凤和玺”等。天安门旧时按制只能绘“龙草和玺”，以龙和蔓草缠枝、牡丹花等交连组织构成。但自1949年10月，天安门成了新中国的象征。在百废待兴、重振中华之际，天安门城楼上的“龙草和玺”升格为“金龙和玺”，不仅意味着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立、巨龙的飞腾，而且确认了中华民族的去、现在及未来的一体性，即龙的子裔的永远延续。

龙，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观念究竟是怎样演变的？龙，在华夏文明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首先要求我们弄清：龙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历代文人骚客对此描述颇多。定型后的形象大体是牛头，豕鼻，鹿角，马鬣，蛇躯，鳞身，鳄棘，鱼尾，鹰爪，鼉足，能水中游，云中飞，陆上行，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司掌旱涝。

这样一种神异之物，在自然界中当然从未有过，也绝不可能实有。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在商周甲骨之中不仅有见龙、祭龙，甚至有狩猎获龙的卜辞。至于先秦文献中，更不稀少关于见龙、养龙，以至屠龙的记载。《左传》中曾写道：鲁昭公29(公元前513年)年秋，龙出现于晋国都城近郊(今山西侯马)，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有人想猎捕它，但又害怕它，于是去请教博学多知的太史官蔡墨。蔡墨说：“如果不能活捉龙，那只是由于现在人们的无能。而在古代，不但能活捉龙，甚至专有养龙官、杀龙官和驯龙官。只是由于后来大地上的水泽

少了，所以龙才成为稀奇之物。”这段记载表明，史官蔡墨不仅明确肯定了“龙”作为一种生物的实在性，而且还证实了春秋时代的北方还偶尔可见到“龙”的踪迹。

那么，“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曾作过种种考证和拟测。主要的说法不外如下几种：

蛇：“龙是以蛇为基础的。而发展变化了的蛇图腾像就是龙的形象……”^①

马：“马八尺以上为龙。”^②

蜥蜴：龙像蜥蜴戴角的形状；^③“其实所谓龙”就是古人眼中鳄鱼和蜥蜴类动物的共名。”^④

河马：“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最初不是一般的陆马，而是河马……河马不仅把自己的部分形体贡献给了龙，而且把自己的部分性能——善于御水，也贡献给了龙。”^⑤

鳄鱼：“在中国古代，确实曾存在过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巨型爬行动物，这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湾鳄’的那种巨型鳄鱼。”^⑥

恐龙：“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代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⑦

云：“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⑧

① 徐乃湘等：《说龙》，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② 《周礼·夏官·佺人》。

③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④ 何新：《神龙之谜》，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⑤ 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儿》，《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⑥ 何新：《神龙之谜》。

⑦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

⑧ 何新：《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

虹：“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①

闪电：“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做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②

合并了的图腾：“它（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③

松树：“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的曲折反映，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④

以上诸说中，以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图腾合并说”影响最大，至今国内学术界多依此说。然而，各家之言，除个别明显有背于现代科学常识（如恐龙说）外，似乎都有其可取之处，尽管这些说法仍然只能满足对龙的某一部分特点的解释。史籍中记叙的龙有时出现于人间被人所目睹，有时则飞升于天空变化莫测，这是以上诸说均无法全面解释的。实际上，我们很难将龙比拟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动物。龙是一种信仰观念，是由多种动物经过人们的加工而成的。人们为什么要把一种或几种动物加工为龙？这只能从信仰观念中寻找答案。

公元前 5000 年，今陕西渭河流域出现了似龙的长身鱼

① 胡昌健：《论中国龙神的起源》，《中国文物报》总第 25 期。

②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开明书店，1948 年。

④ 尹荣方：《龙为树神说》，《学术月刊》1989 年 7 月号。

纹,这种鱼纹与鸟纹的组合形式出现在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蒜头瓶上。我们知道,半坡陶盆上多绘有各种鱼纹,这类鱼纹可能具有某种魔术证验的意义,是借以表达获取更大量的生产物的宗教画。在今河南濮阳漳水流域,这一时期出现了蚌塑的龙,为陪葬品。此墓之北,还可见到人乘于龙背的蚌塑。考古队的专家们描述道:“图案中有人骑龙,……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上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另外在这一层位上,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贝壳,似乎也并非随便乱扔的,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像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零星的蚌壳,犹如银河系中无数的繁星,……人骑龙……如在空中奔驰,非常形象,非常壮观。”看来,这里的龙具有负人升天的作用。此后,在公元前3000年初期,分布于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今甘肃渭水流域的庙底沟文化晚期、今浙江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今山西襄汾一带的陶寺文化遗存中,均可见到不同的龙的纹象。这些龙的形象时代参差、形态各异、所属考古学文化谱系有别,但都是从一般动物中抽象出来的,都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记。随着诸考古学文化的不断交流,先民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对龙形象的艺术表现日趋融合,构建了统一的龙的概念。显然,龙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相融,难以分离。

综而言之,上古时期,龙的文化含义大体有三:一是人神通天的助手和坐骑。龙纹是从原龙纹演化而来的。原龙纹虽有多种,但充当沟通天地的媒介和人神通天的助手是诸多原龙纹所共有的、也是最主要的含义。商鼎上的龙纹就是最富时代特色的通天纹饰。于是产生了《史记·封禅书》所载齐国术

士公孙卿所言的神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为什么鼎成而龙下？这是因为铸鼎是沟通天地的一种手段，而龙是沟通天地的使者。鼎上的龙纹即是能接统治者上天的神龙。在许多古籍传说中，一些天神人主索性以龙为坐骑，乘龙往来于天地间。《韩非子·十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大戴礼记》载：“颡顼……乘龙而至四海。”帝誉则“春夏乘龙，秋冬乘马……”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九歌》中描写神人乘龙在天空飞行的瑰丽诗句更是比比皆是，如“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驾飞龙兮北征，櫜吾道兮洞庭”等等。汉画像石（砖）中多有仙人乘龙及驭龙驾车行空的图画，其含义明显源自先秦的神人乘龙观念。二是掌握云雨河泽的神兽。新石器时代原龙纹原型中的鱼、鲵、鳄、蛇均与水相关，它们长期生活于水中，其生态还因天气的阴晴云雨而有所变化。如鳄，在下雨之前，有用胸腔排气，发出类似吼声巨响的习性，可以起到预告阴雨的作用。专家们推想，新石器时代原龙纹多带有水中神兽的含义，这一含义为龙所继承，于是龙不仅具有天神助手的身份、飞升于天的能力，还有行云布雨的神通。商代甲骨文中向龙卜问未来天气晴雨状况的内容即是这一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周易·乾卦·文言》中被总结为“云从龙，风从虎”。在神话传说中，有条名叫应龙的龙不仅依恃自身行云布雨、掌握河泽的本事帮助黄帝击败蚩尤，还成为大禹治水的得力先锋。在古人的心目中，龙一直居于神的助手地位，一旦犯下错误，便会受到神的惩罚。《巫山县志》载：“斩

龙台，(巫山县)治西南八十里错开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一龙错开水道，遂斩之。故峡名错开，台名斩龙。”三是显示吉祥灾变的灵物。在远古的动物崇拜中，代神赐福降祸是崇拜性动物的基本功能，作为动物崇拜观念产物的原龙纹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功能由龙继承，故而龙也具有显示吉祥与灾变的作用。古人认为，凡统治者的作为顺乎天意，就能导致年景风调雨顺、社会安定，就会有奇禽异兽出现来显示祥瑞。这类奇禽异兽可有多种，其中主要为龙、鳞、凤、龟四灵。《管子·小匡》载有“昔人之受命，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的神话。汉代是动物显示灾祥观念盛行的时代。据载，距泉陵城七里的湘江水深难测，曾有两条黄龙出现，长约十六七丈，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画中之龙，当地居民都亲眼目睹。距龙数十步远的地方，又有状如马驹的小龙六条，出水游戏于岸上，人们猜测，这必是六龙子也。王充认为：“黄为土色，位于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黄，示德不异。东方曰仁，龙，东方之兽也，皇帝圣仁，故仁瑞见。”专家们认为，这一“龙出”事件描述具体而生动，不像是完全出自杜撰，大概是鳄类两栖动物。汉时湘江一带鳄已罕见，世人见之引以为奇，官员们借此机会向朝廷报称祥瑞，粉饰太平。

由此可见，龙在各类神兽中地位最高，因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最聪灵的动物，进而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神农氏母感神龙而生炎帝的传说由此而来。后来，人们开始将龙喻为杰出之人。最典型的当是孔子以龙来比喻老子，所谓“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乎？”而主动将自己称为龙种的第一人为汉高祖刘邦。这位以亭长起事的农民军领袖，缺乏项羽那“世世为楚将”的显赫身世。出于政治的需要，刘邦编造了先天不凡的经

历神化自己，以提高自身的威信与号召力，与陈胜的鱼腹之作和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同出一辙，都是当时巫风炽烈这一历史宗教背景下的产物。只不过刘邦的文化层次较陈胜略高一筹，他神化自己的手段也更巧妙一些而已。且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三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贡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鸿门宴前夕，范增对项羽说：“吾令人望其（指刘邦）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西汉以降，由于刘邦的作俑，人们相继编造了无数将历史名人与龙，尤其是将开国帝王与龙联系起来的神话。

总之，龙的起源与演化过程反映了中国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发展、演进和民族意识的融合、变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内核。尽管龙到汉代以后逐渐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人们对龙仍旧表现出极大兴趣，在许多重大习俗中保存了龙的形象，并始终将龙视为尊贵的神异之物，称自身为龙的子孙，赋予龙一个民族象征的地位。从古人对龙之形象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据古书记载：龙的宽阔前额表示聪明智慧，鹿角表示社稷和长寿，牛耳寓意魁首，虎眼表示威严，鹰爪表示勇猛，剑眉象征英武，豕鼻象征富贵，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善良，等等。可见，龙的形象代表了人类诸多美好品质，集中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和审美意识，更反映了华夏文明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念。

对世界的看法，最核心的是“天人合一观”，认为人与天下万事万物同出于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甚至自然比人

还重要。龙，不但始终同大自然中的云、水、山、兽等处于全景式的整体中，是人神合一的媒体，而且吸收了生物界一切美好的象征，体现了华夏人对真、善、美统一的热切追求。这就是，龙的精神，可具体化为：

一是万物一体，兼容并蓄的精神境界。

龙的精神之髓便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维，海纳百川的气魄。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是阴阳交感，五行相荡的产物，对立的两极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孤阴或孤阳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更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唯有“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才能“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①。长期以来，这种万物一体、阴阳交感的整体思维方式浸润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在上古世界里有两套传统：一种是人与自然是分开的，对立的，上帝惩罚亚当、夏娃，人类以血祭偿还，付出代价，才能得回失去的乐园，人要通过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使自然界服侍人类，中东、欧美的精神传统就是如此；另一套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认为人与宇宙是联系的，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与宇宙随时可以重合，人类生存其间，不是征服宇宙，而是与宇宙精神同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驱动下，华夏文明显示了海纳百川的胸怀：

宗教，在很多的文化现象中，是最具排他性的，因宗教而起的战争、冲突自古至今连绵不断，而华夏文明却对此采取了一视同仁、兼收并蓄的态度，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

^① 《易·卜辞》。